蜀山劍俠傳/1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五九回　祕陣困英雲 海中兀立玄龜殿　片言消誤會 天外飛來女神嬰

下一回▶

輕雲、英瓊已經耽擱了將近一日一夜，巴不得即刻動身。祇因知道了人家底細，易靜又是那等謙和，覺得心中抱愧，不能不打個招呼罷了。一聽易靜這等說法，正合心意。正要道謝起程，易靜忽道：「二位姊姊先行一步，小妹對舍侄還有兩句話要說，少時自會隨後趕上同行的。」輕雲一則急於上路，二則久聞女神嬰大名，想試試她的本領如何，便和英瓊一使眼色，各道一聲有僭，便破空飛去。神鵰佛奴本來隱身雲空相候，見主人飛起，迎了下來。二人因要和易靜比快，連鵰也不騎，祇囑咐那鵰隨後跟去，到了迎仙島，聽命再行下落。說罷，回望下界，易靜還在殿前石臺上與易鼎說話，殿中有一道青光剛剛飛出。二人也不及細看，彼此一招呼，雙劍合璧，化成一道紅紫兩色的彩虹，電閃星馳，直往迎仙島飛去。飛行了一會兒，眼看下面波濤浩淼，水天相連處，隱隱有一座島嶼，浮萍般漂浮在水面，知離目的地不遠，易靜還未追來。正在心喜，想到了島的上空，再停着劍光等她到了，一同下去。就在這催着遁光飛行的當兒，倏地一道白光，如經天長虹一般，從後面直追上來，與自己會合。二人心中暗自驚異，女神嬰果是名不虛傳。當下三道光華合在一起，同往前途進發。飛行迅速，頃刻之間到了迎仙島的上空。三人看見一道銀光盤島飛翔，上下不定，易靜性子最急，一問不是同道，便迎了上去。那道銀光卻也知機，先與白光接觸，已是微覺不支，再與紫光一碰，更知不是對手，哪敢遲延，一撥頭，便似隕星一般，往延光亭那一方飛落下去。三人剛要跟蹤追趕，金蟬、石生已迎了上來，接下去彼此見禮。因金蟬、石生元氣還未康復，先由易靜行法，將存

身之地封鎖，然後談說經過。

彼此說完了緊要之言，金蟬、石生又在石上打坐。一個多時辰過去，二人先後運用玄功，復了元氣，跳下石來，金蟬剛張口說，要往延光亭內，去偷擒一個輪值甬道的宮中徒黨，來盤問底細。女神嬰易靜攔道：「二位道友且慢。愚妹初來，寸功未立，情願代勞，擒一個妖黨做見面禮如何？」說罷，不俟金蟬還言，猛的一聲大喝，將手一指，面前不遠，現出一個長身玉立的白衣少年，站在當地，一言不發，滿臉俱是羞怒之色。易靜喝道：「你這廝苦未喫夠，還敢對我不服麼？再不細說魔宮虛實，看我用禁法制你，叫你求死不得！」那少年也喝道：「俺楊鯉也是自幼修道，身經百難，死不皺眉，難道還怕你不成？我原是一番好意，被你錯認仇敵擒住，又用法術禁制，出聲不得罷了。」言還未了，金蟬、石生自那少年一現身，便看出他與蓉波所說內應好友楊鯉相似，聽他道出姓名，忙說：「這位楊鯉道友是自家人，因爲彼此均是初見，所以容易誤會。」易靜聞言，忙將禁法撤去，又向楊鯉致歉，纔行分別就座，談說宮中之事。

原來先時那道銀光，便是楊鯉借着擒敵爲名，自告奮勇，出來通風報信。偏偏金蟬、石生藏得隱祕，沒有發現。三女一到，看出是外人，便動手，打又打不過，祇得暫時逃將下去，意欲等來人落地，到了亭內，再現相見，相機行事。誰知下來時，又見兩道劍光迎了上來，一道恰似一溜銀雨，一道夾着風雷之聲，與蓉波所說相似，纔知後來三道是峨眉派來的接應。遙見五人聚在一起，便隱身過去，想聽完了來意出面。誰知女神嬰易靜法術通玄，早已料到逃走的那一道銀光決不甘休，暗中用法術下了埋伏，楊鯉身剛近前，便被困住。安靜點還好，越想掙脫，越喫苦頭，祇得耐心等候。易靜原知有人被擒，仍然故作不知，不動聲色。直到把話說完，金蟬、石生元氣康復，要去擒人來問，纔將他現出。這一存心取笑不要緊，從此易靜和楊鯉又結下仇怨，日後幾乎兩敗俱傷。不提。

楊鯉被釋以後，因爲素來好勝，又關係着蓉波的重託，惱也不是，好也不是，祇得忍怒對石生說道：「令堂入宮交信，因值敵人行法未完，候了些時。不想二位已闖入甬道，傷了神鮫，連破去外層十六個陣圖。雖然二位性急，不過不如此，紫雲三女受了許飛娘蠱惑，也決不將貞水獻出。如讓她接書之後，好好款待，將二位迎請入宮，用善言婉謝，反倒不好翻臉，倒不如這樣硬做爲妙。目前大公主初鳳正在重新佈置已毀陣法，各處均添了法寶和埋伏，愈發不易攻進。那天一貞水已交給三公主三鳳，此女心性狹隘，爲人陰險狠毒，最是難惹。現由第三層主陣二公主二鳳的丈夫金髯奴主持，此人曾受嵩山二老之助，在月兒島連山大師藏真火穴之內得了許多法寶，雖然人較善良，可是道法厲害。神沙甬道長有千里，陣法隨時變幻，妙用無窮。據我與令堂平時留心觀察刺探，他那陣

法雖屬魔道，卻是參天象地，應物比事，暗合易理，虛實相生，有無相應。數共五十，用者祇四十九，其一不用者，乃陣之母。全甬道陣圖，皆由此分化，虛陣不破，縱將四十九陣全陣破去，也無甚大用。再加上各首要人的法寶，經我目睹過的，如煩惱圈、鍊剛柔、兩儀針、璇光尺等，更是厲害非常，不可輕視。」

金蟬便問道：「此陣如此玄妙，我見先前有一輪值之人，並無甚道行，但他往來無阻，莫非這些陣法俱不怕自己人誤蹈危機麼？」楊鯉道：「此陣以海底千年珊瑚貝殼和許多惡毒水產生物的精血煉成一種神沙，再用魔法築就，名爲神沙甬道，全以神沙爲主。全甬道共有三十層，最厲害的是無形沙障，任是大羅神仙，也難隨意通過。我冒險泄機，也是爲的此事而來。但凡宮中黨羽，大半都有初鳳給的一面護身通行的神簡。那在延光亭外輪值的人，除了這一面神簡以外，每人還有四十九粒沙母。這沙母乃當初煉沙時，從五色神沙中採煉出來的精華。得到手的，祇有我與陸道友、龍力子、吳藩和宮中一個先來的妖道名叫于亨的五個輪值延光亭的人。除吳、于二人外，我三人均甚莫逆。那龍力子祇輪值了一次，因他生具異稟，心性好奇，第一次輪值，就故蹈危機，把沙母試去了好幾個。被那初鳳在宮中總圖中窺見陣法時動時止，猜出是他淘氣。恰巧我在旁侍立，便命我去替他，將他喚入宮去責罰。我知龍力子年紀尚幼，最得宮中諸首要歡心，罰必不重，當時略留了一點心，把他的沙母索取一半。初鳳問時，祇說首次誤觸仙陣，一時害怕過甚，惟恐一粒無效，抓了一把撒去，及至二次又試，纔知祇用一兩粒，便可平息，悔已無及等語。初鳳果然被他瞞過。又經大家一求情，念其年幼無知，祇訓斥了幾句。恐他又輪值生事，便將餘剩沙母追回，調了防守甬道入口的職司。事後一數，我共得了二十六粒。諸位有了這沙母，如在甬道中遇見神沙作怪，祇須口誦所傳咒語，用一粒沙母向上一擲，立時便有一團五色霞光，由小而大，往四面分散出去，便將陣中神沙抵住。等到沙母與神沙相合，身已離了險地。祇要把十三層沙障渡過，便可直達宮內了。不過話雖如此，大陣口全有宮中一二首要人把守，便是尋常地方，也各有靈禽異獸盤踞。我二人所能助力者，僅此二十六粒沙母，仍是有限，全仗諸位道法施爲罷了。」說時，看了女神嬰一眼，忿惱之色仍未減退。易靜知他餘忿未解，說話意思，似有點激將自己，故作不知，將臉往旁一側。

英瓊要過一粒沙母一看，大如雀卵，乍看透明，色如黃晶。再一細看，裏面光霞瀲灩，彩氣氤氳，變幻不定，也不知有多少層數，知是寶物。衆人傳觀之後，楊鯉便將從龍力子手中得來的二十多粒沙母，除自己留下兩粒以備萬一之需外，俱都交給金蟬去分配。又將用法咒語，一一口傳。然後起身作別道：「我楊鯉道淺力薄，所知止此，祇爲陸道友重託，冒險出來，略效綿薄。不料爲人誤解，耽誤了這許多時候。宮中諸人個個靈敏

非凡，前者五臺妖婦許飛娘來此，已對三鳳說我形迹可疑，須加仔細，此番回宮，吉凶莫測。我原是自行投到，又加遇事留心，不似陸道友受有妖法禁制，就此脫身，本無不可。無奈丈夫做事，貴乎全始全終。想當初隨家師往莽蒼山兔兒崖訪友，與陸道友相遇，承她不棄，下交愚魯，心甚感激。不料後來鬧出許多事故，在石中禁閉了多少年，方得成道飛昇，又遇惡魔劫持，強令服役。雖說前孽註定，我總是個起禍根苗，追念昔日傳我玄門道法盛情，不能自已，纔投身到紫雲宮門下，本想助她脫難。過了些日，纔知三女因她是已成道的仙嬰，恐她中途逃走，用魔法煉了一塊元命牌，將她真靈禁制。如不背叛三女，在宮中執事，永久可以相安；否則一有異志，祇要被三女覺察，無論相隔千萬里，三女略施禁法，用魔火魔刀去燒砍那面元命牌，陸道友立刻被烈焰燒身、利刃刺骨，不消兩個時辰，化爲青煙，形神一齊消滅。我與她誓共生死患難，說不得仍然忍辱負重，冒險回宮，一切聽之命數。那龍力子生相醜矮，一望而知，此事我已與他明說，諸位如在宮中遇見，他能爲力，必定相助。如不得已，爲掩敵人耳目，與諸位交手，須要手下留情，留異日見面地步。明日許飛娘同了幾個妖黨前來祝壽，我等相見固難，見亦無用。諸位道法高強，又得了這些沙母，最好早些下手，要省卻許多障礙。天一貞水到手之後，諸位既與石生同門，當能爲急母難，千萬將那面元命牌盜走，將陸道友接返凝碧仙府，掌教真人自有救她之法。這機一失，陸道友更無超劫成仙之望了。我本擬助陸道友脫難，同入峨眉，尋求正道。如今無端受了挫辱，無顏同往，此念已消。等諸位這兩件大事辦完，送走陸道友，便去覓地苦修，僥倖小有成就，再圖良晤。這數日內縱使相遇，也與仇敵無殊。此乃形勢所迫，不得不爾，還望原諒。前路珍重。」說罷，又看了女神嬰易靜一眼，腳跟頓處，一道銀光，直往延光亭內飛去。

輕雲知他記了易靜的仇，早晚定要報復，想勸說幾句，業已飛走。易靜笑道：「不想這人性情如此褊狹。當初因他用隱身法前來窺探，形迹詭祕，哪裏料到是自己人？再加上他被我法術困住後，又不老實，屢次想用法寶飛劍暗算我，這纔給了他許多難堪。雖怪我做得稍過，其咎也是由他自取，既是一家，何不早點出頭露面？他幾番朝我示意，我看諸位道友面上，沒有理他，誰還懼他報復不成？」輕雲笑道：「這人倒也滿臉正氣，祇是修道人不該如此恩怨太分明罷了。」英瓊、金蟬齊聲催道：「這些閒事，管他呢，我們快辦正經事吧。」輕雲也覺許飛娘一來，事更棘手，便命金蟬取出沙母，分與衆人，以備緩急。祇女神嬰易靜，因爲適纔楊鯉辭色不善、嫌怨未解，不便借助於他贈的東西，再三不要。輕雲苦勸不從，知她道法高深，既然執意不取，必有所恃，祇得罷了。一數那沙母，共是二十四粒，除易靜外，四人恰好每人六粒。

分配定後，便由金蟬在前引路，由島濱暗礁上往島心延光亭中飛去。到了一看，那圓形

甬道中，現出一條直通下面的大路，看去氛煙盡掃，迴不似頭一次入內，霞光亂轉，彩霧蒸騰之象，便和衆人說了。輕雲等俱猜敵人門戶洞開，藩籬盡撤，必是誘敵之計。易靜道：「此事不然。紫雲三女已知我等此來，奉有師長之命，取那天一貞水，不到手，怎肯回去？頭一次雖遇伏敗走，可是使命未完，無論多麼艱難，也須捲土重來，何必再用誘敵之計？其中定然另有文章。小妹當初曾受掌教真人救命之恩，無以爲報，此時正應勉效微勞，爲諸位道友前驅，一查就裏。」說罷，便要越衆進去。輕雲忙攔道：「姊姊且慢。此次前來，重在那天一貞水，並非掃滅敵巢，仙府盛會不遠，事情以速爲妙。楊道友所贈之物，不過留備萬一。金蟬師弟攜有寶相夫人彌塵幡，心靈所及，瞬息可達，捷於形影。我等還是會合一處，同駕彌塵幡下去。如能穿越甬道，同抵宮中，豈不省事？如真不能通過，再請姊姊當先，施展法力，破他陣勢，也不爲晚。」

易靜道：「彌塵幡妙用，小妹久有耳聞，不過紫雲三女這大衍陣法，出之天魔祕笈，委實變化無窮，除了精通地行妙術，在他甬道以外循着地脈穿行入宮，不能進去。昨日金蟬二道友僥倖入內，連破了外層十六陣，乃是出其不意，尚且那般煩難。今日敵人已是時刻留意，防備周密。昨日二位道友退出時，必被她看出是彌塵幡妙用，她祇須等我深入以後，在內層主陣總圖中將陣法顛倒，參伍錯縱，隨時變化，我等縱仗法寶護身，不致失陷，要想脫身，卻是萬難。轉不如明張旗鼓，按照五行生剋，一層層破將進去，試探前進，雖然較遲緩，卻要穩妥得多。其實天魔祕笈諸陣法，小妹也祇聞前輩師長們述說，並不能盡曉其中微奧。不過家君在玄龜殿前所設陣法，運用發揮，卻所深知。雖然其中施爲各有不同，一樣也是參天象地，根據陰陽生克五行，倒轉八卦，有無相循，虛實相應，本乎數定於一，一生萬物之妙，渺乾坤看一粟，縮萬類看咫尺。否則以二位姊姊道行那等深厚，又有紫郢、青索雙劍合璧，何等厲害，怎會在陣中飛行了半日，依然未離石臺數畝之內呢？小妹愚見，以爲道家妙用，邪正雖殊，其理則一。莫如仍由小妹先驅，相機前進，先將他外層陣法破完，他等忿恐交集，勢必祇留初鳳一人看守黃晶殿中主圖，餘者傾巢出戰。那時諸位祇管應戰，由小妹一人用法寶護身，借隱身遁法直入宮中，偷偷尋着陸、龍等內應，問明藏水所在，盜了出來。先分出一位，帶了貞水，回山覆命。二次再去盜她的元命牌，連陸、龍二位一齊救走。豈非絕妙？」